

从208.5米高空到100万年厚土

——一名塔吊司机的仰望与扎根

阳光沿着钢轨缓缓铺展,目光追着列车飞越汉江。

当G4872次高铁稳稳驶过西十高铁汉江特大桥时,潘恒勇抑制不住地激动起来——经过1000多个“云端”之上的日夜,终于在这一刻,他从“建桥的人”变成了“过桥的人”。桥,还是那座桥;但坐在车里的自己,早已不再是三年前那个站在江边仰望桥塔、心里七上八下的塔吊司机了。

■记者 段吉雄 王玮 何涛



潘恒勇驾驶塔吊在西十高铁汉江特大桥上工作。(资料图片) 图/记者 刘昆

高铁过桥十秒钟 他在“云端”守了三年

7月8日一早,潘恒勇便叫醒了还在睡梦中的两个女儿。

“以前在西十高铁汉江特大桥上开塔吊时,我就有个愿望,等高铁通车后,一定带家人们乘坐高铁去西安转一圈。”潘恒勇说。

从郧阳区出发,仅20多分钟,一家人便到达高铁十堰东站。

7时20分,潘恒勇带着妻女通过检票口,登上G4872次列车。“从这儿出发,几分钟就到汉江特大桥了。马上就能看到工作了十几年的地方,心里很激动。”他说。

7时33分,列车驶离十堰东站,呼啸着钻进大岭山二号隧道,向西安

方向飞驰而去。

“看!那就是我以前开塔吊的地方。”列车刚驶出友谊隧道,潘恒勇便激动地站起来,指向远处汉江特大桥的桥墩。

“哪儿?哪儿?”两个女儿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。

“就是远处那个塔顶上……”潘恒勇话还没说完,高铁又呼啸着钻进罗家梁2号隧道。

汉江特大桥,是西十高铁全线核心控制性工程,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上的一座标志性交通建筑。大桥全长917.45米,主跨跨度达420米,凭借超大跨度

和特殊结构设计,成为目前全球跨度最大的梁桁组合结构高铁斜拉桥。

潘恒勇驾驶的塔吊,就搭靠在P4主塔之上,驾驶室距桥面208.5米。列车疾驰过桥的短短几秒,浓缩了他三年的“云端”岁月。

“在上面怕不怕?”小女儿仰起头问他。

“刚上去那会儿,确实腿有点儿发软,干久了就不怕了。以前站在塔吊最高处往西望,西安远得看不见头,总觉得隔着千山万水。”潘恒勇说,“现在坐高铁70多分钟就到,路修通了,啥距离都不算远了。”

往返山河间 读懂建设意义

潘恒勇今年40岁,是郧阳区白桑关镇人。初中毕业后,他四处闯荡,从饭店刷盘子干起,后来学习了塔吊驾驶技术。2023年,经人介绍,他进入浙江一家公司,被派往西十高铁汉江特大桥项目工作。

在不到2平方米的驾驶室里,潘恒勇经历过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和40摄氏度的酷暑。为了在200多米高空看清地面吊装位置,他在视力正常的情况下专门配了一副眼镜:左眼50度近视,右眼50度散光。三年建设时光里,潘恒勇无数

次伫立在高空驾驶室,俯瞰滔滔汉江。每次收工,他总会习惯性地望向西边,心里藏着朴素的期许:等桥通了,一定要坐一趟自己亲手参与修建的高铁。

随着西十高铁全线通车,潘恒勇的心愿终于实现。当G4872次列车稳稳驶过汉江上空,他端坐车厢,眼底满是动容与自豪。

上午8点58分,列车准点抵达西安东站。“爸、妈,咱们先去大雁塔打卡!那可是西安的标志性景点,必须留张合影。”大女儿牵着妹妹的手,高

兴地说。

漫步钟楼脚下,青砖绿瓦,古色古香,街巷烟火气浓。潘恒勇和妻子缓步并肩,两个女儿在前面追逐奔跑,笑声在城墙间回荡。

“看到了古都的繁华,和咱们十堰的绿水青山大不相同、各有魅力。以前开塔吊,总觉得自己就是个干活的,挣钱养家。可今天坐着自己参与修建的高铁来西安,我才真正明白,国家发展就是靠咱们千千万万普通人一点一点干出来的。”他望着远处的繁华,顿了顿,声音不高却实在。

在“云端”修路 在地上守根

2025年下半年,西十高铁汉江特大桥主体工程完工后,潘恒勇来到位于郧阳区青曲镇的学堂梁子,参与郧县人遗址博物馆建设。

他干的活儿没变,还是开塔吊,吊钢筋、吊水泥,一天到晚在空中转来转去。可脚下的这片地,不一样了——那里头,埋着距今大约100万年的“郧县人”头骨化石。

2022年5月18日,考古队在学堂梁子发现第三具古人类头骨化石,同年12月3日,头骨化石被完整提取出来。这具被称作“郧县人”3号的头骨,是现今欧亚大陆同一时期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。它正好处在古人类近200万年演化路上最要紧的关口,为研究东亚古人类演化等重大课题补上了关键一环。也正是因为它,让十堰处在全球考古的聚光灯下。

潘恒勇现在参与建设的这座博物馆,将来就是要好好安放这些宝贝的。

“现在驾驶的塔吊矮多了,可转得开,覆盖的地儿大,整个工地就靠它一个。”潘恒勇说,检查底座、标准节、回转机构——这套流程,跟当年在汉江特大桥上干活时一模一样,闭着眼都熟。

驾驶室里,潘恒勇稳稳地拨动操纵杆,吊臂缓缓转起来,建筑材料被一捆一捆送到工地的角角落落。“虽说没那么高了,但要更小心。这地下,可是睡着百万年的老祖宗哩。”他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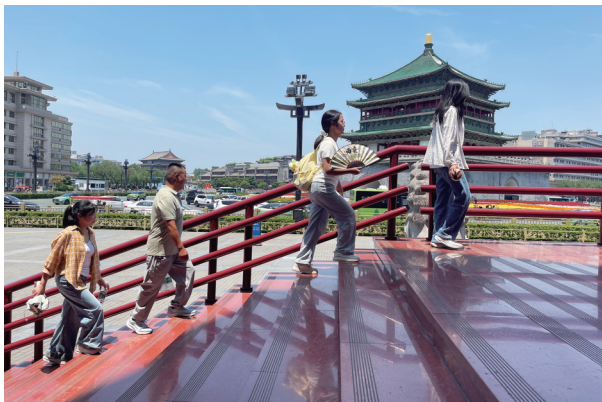
作为普通劳动者,潘恒勇没有什么奖章,也没戴过红绸带。可他的工作却跟这座城的两件大事连在一起。一件是让十堰以350公里的时速,融进了全国高铁网;另一件是让十堰以百万年的人类史,走进了全世界的视野。

“以前在两百多米的高空,觉得天就在头顶上,伸手就能摸着。现在落回地面,心里踏实多了。有时候想想,我好像天上地下都够着了,怪神奇的。”潘恒勇说这话时,眼神里有光。

这就是潘恒勇和两座“地标”的故事。他从没把自己放进哪幅画里,可画里最厚实的那层底色,是他一笔一笔涂上去的。他没说什么豪言壮语,可这座城的两座“地标”,从此都有了心跳的温度。



潘恒勇一家从十堰出发去西安。 图/陶德斌



潘恒勇一家在西安钟楼游玩。 图/陶德斌



扫码看视频